

§ 情慾男女

情慾是春天的小草，害羞地探望、張揚。



§ 浴室風情

鐵鋪深處，蒸氣彷彿也嗅得出秘密的氣味。

那不是一間普通的澡堂，而是色諾芬親手打造的密室。

石地經年火淬，壁上掛著不屬於鐵匠的物什，西西里製的香脂瓶、波斯來的絲布，還有一面用來反光的拋光銅盾，鏡中映出兩人如幻的輪廓。

恩諾皮德斯斜靠在水池邊，肩上掛著濕毛巾，眼神半睜，笑意中有醉意也有算計。他手指沾著沉香油，在自己胸前慢慢抹開。

「你這樣招待，讓我幾乎忘了我是出賣了城邦的人。」他說，聲音含糊，如低語的潮聲。

色諾芬站在他身後，替他擦拭背脊，手指有節奏地按壓在他肩胛骨上，像熟練劍士掌握節拍。

「你不是出賣，你是看見未來。等這島擺脫雅典的鐐銬，等斯巴達的援軍登岸，希俄斯將自立為真正的城邦。你會成為締造者，不是叛徒。」他的語氣柔和，卻藏著命令的銳角。

「我看見的是金幣與酒，還有那個女人，你何時把阿芙蘿交給我。」恩諾皮德斯轉過頭，目光直視色諾芬。「我不是愚人。你要我在 Sostratides 抵港前穩住民會的聲音，還要我當面拖住他與那位……德謨克利特？」

色諾芬輕笑。「那個哲人？他會沉迷於島上的幾何與女體，我的人自會陪好。你只需在港口讓舊派長老們聽你的聲音，而不是雅典特使的。」

水面微波蕩漾。那不只是熱氣，也是不言的危險。

「你怎知我不會反咬你一口？去見 Sostratides，將你斯巴達間諜的身份公之於眾？」恩諾皮德斯話語不急，卻句句帶刃。

色諾芬沒有回答，只是從銅盆中舀起熱水，緩緩倒在他肩頭，蒸氣升起，遮住了他的表情。

「因為你太愛這溫水了。」色諾芬終於說，語氣像刀刃輕掠皮膚，不留血，卻讓人無法忽視。「而冰冷的真相，只會讓你發抖。」

恩諾皮德斯大笑，笑聲在密室中回響，像是預知了自己不會回頭的命運。

他伸出手，接過那壺混著香草與酒的酒液，一飲而盡。

「那便如此。」他低聲說，「明日我將為自由而談判，不論這自由，來自誰的手。」

溫熱的泉水伴隨著些微硫磺氣味，令血脈伸張暢通，恩諾皮德斯正閉目享受著這片刻悠閒舒適，忽然聽到隔壁傳來歌聲，歌聲清揚婉約、又似鶯啼燕語。



「這隔壁是誰在唱歌？」

「哈！是安媞希亞，此刻她大概也在沐浴吧！想看看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就不要了！」

色諾分：「這騷婆娘老愛這樣玩我，只可惜老子不吃她這一套。」

你身後牆邊有一塊可移動的磚塊，我鐵鋪還有點事，先離開一下，您慢慢洗。」

說完跟侍女交代一下就離開了。

色諾分一離開，恩諾皮德斯的慾念像野火般被挑起了，此刻好奇心大增，不知道美人出水芙蓉是甚麼模樣。

於是悄悄地移動磚塊，探眼看去。

這安媞希亞對色諾分心儀已久，正想勾引色諾分，此刻把澡盆的水撥得嘩啦啦作響，像一隻羔羊赤裸著身子，豐滿潔白的乳房在水面載沉載浮，引人遐思。

只見安媞希亞的皮膚在溫泉水的輕煙下泛著紅潤，與雪白的豐乳相映，香肩細腰，大腿根處依稀一團烏黑。

恩諾皮德斯看得口乾舌燥，胯下陽具把浴巾突地撐了起來。

「您佬需要我服侍嗎？色諾分一時半刻應該還不會回來。」侍女臉紅了起來。

恩諾皮德斯臉紅心跳，把侍女拉了過來，拉進浴池，…。

§ 船艙風月

狄奧多魯斯來自北非的昔蘭尼(Cyrene)，俊美的臉龐下有著寬廣的胸膛，全身肌肉勻稱，孔武有力，任侍衛長，背負著弓箭，帥氣十足。

小伯里雖然只有 13 歲，身材挺拔，頗有將軍之風。

相形之下，希波就顯得矮小、單薄。



「也許該找德模克利特商量一下。」希波尋思著。

自從上了船，希波的心思都在莫妮卡身上。

聽到希波的要求，德模克利特哈哈大笑：

「莫妮卡雖然是我買回來的奴隸，但是我認為個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，甚至於比國家的需求更為重要。

因此當初有協定，她的去留可以自己決定。

我讓亞齊娜去打聽一下，看莫妮卡意下如何。

英雄愛美人是人間佳話，我樂觀其成。」

阿斯帕希亞躺在艙房狹窄的長榻上，雙腿微微屈起，亞麻布料貼著皮膚，因潮氣而變得濕冷。海風從帆布縫隙滲入，撫過裸露的大腿內側，讓她忍不住顫了一下。那不是寒冷，是某種更深層的刺激，像指尖擦過神經的邊緣。

她閉上眼，本想逼自己睡去，卻越發清醒。腦中浮現了狄奧多魯斯剛才卸下盔甲的動作，寬肩、結實的胸肌、從手臂滑落的汗珠。

他動作粗獷卻克制，那股沉默的力量，讓她下腹深處逐漸聚起一股熱意。

她的呼吸變重，身體像自我喚醒似地蠕動。雙腿不自覺地夾緊，又分開。

乳尖因風與想像而悄然勃起，摩擦著布料帶來一絲曖昧的痛感。

她的手移至小腹，指尖劃過恥骨邊緣。不是為了排遣孤寂，而是一種原始的渴望正在從內部擴散：她想被佔有，想感覺重量、溫度、肌膚與肌膚撞擊時的真實。不是愛情，不是記憶，而是一具還活著的身體對生命本身的索求。

她睜開眼，直視艙外的夜色。

今夜，她不要沉思。她要火，與肉。

夜風從東北方吹來，海面如潤澤的黑絹，船身輕搖，彷彿催眠。

夜涼如水，船靜靜地停著。

眾人在甲板圍坐餐桌，享用美酒瓜果。

狄奧多魯斯坐在戰艦船尾的矮木箱上，磨著短劍的刃。

火燈在一旁搖曳，映出他堅硬的輪廓。他不愛交談，不喝酒，也從不在船上與人親近。身為德謨克利特的侍衛長，他習慣了守衛沉默。

狄奧多魯斯坐了片刻，起身走在船首，海風吹拂，想起了故鄉，遙遠的國度，家人安康否。

一輪明月，幾點星光，思緒遠飄。

一個輕柔的聲音在背後響起：「想些甚麼？睡不著麼？」

阿斯帕西亞走了過來，把受手中的酒杯遞給狄奧多魯斯。

那聲音像絲綢般地柔和，沒有驚嚇，卻令人回頭。

她就站在那裡，頭髮沒有束起，只披在肩上。月光灑落她的鎖骨，像是一層無聲的迷霧。

「夫人……」他立刻站起，手握劍柄，身體如弓。

「別叫我夫人。」她打斷他，語氣溫柔卻直接，「他已死。我不是誰的妻子，也不是誰的遺孀，只是一個……今晚不想一個人孤獨入睡的女人。」

阿斯帕西亞來自米利都，和泰勒斯一樣，有著米利都的驕傲。

新寡的她有點落寞憂鬱，但是難掩絕美風華。

「想一些故鄉的小事。怎麼也沒睡！」端起酒杯淺嘗一下，酒杯邊緣有一抹嫣紅，應該是阿斯帕西亞喝過留下的。

狄奧多魯斯臉上微熱，還好月光並不那麼明亮。

阿斯帕希亞又靠近了一步。

沒有香脂、沒有珠飾，只有她自己的體溫與微弱的呼吸聲。

「一個人，有點難以入睡。我故鄉是米利都。您呢？」

狄奧多魯斯不語，卻沒有退後。他是軍人，懂得分辨語氣裡的真誠與虛飾。

他知道這女人曾屬於雅典城最輝煌的名字，也知道她此刻眼裡沒有權勢、沒有算計，只有疲憊與寂寞。

「我來自昔蘭尼。聽起來都很遙遠吧！」故鄉思愁似乎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。

「侍衛長的工作辛苦嗎？」

「不辛苦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衛士做，我其實還蠻閒暇的。何況德模克利特給的待遇不錯。」

她不再言語，伸出手來，指尖輕觸他手背，媚眼如絲，輕咬著嘴唇。

他沒有抽回，只低聲問道：「你確定？」

她看著他，輕輕一笑，點點頭。

這個男人的雄偉強壯，激起美婦人的綺麗遐思，今夜不為過去，也不為未來。

船艙低矮，只有一盞油燈搖曳著暗黃的光。

船身隨浪輕晃，他讓她牽著，走進帳幕內未熄的燈光中。

兩個疲憊的身軀，單純男人與女人對肉體的渴望，如同夜裡渴望熱度的獸群。

她先踏入，衣裳隨步伐滑落肩頭。他隨後關上艙門，艙內一時只剩他們的呼吸聲與木頭輕響。

他沒有急於觸碰她。只是看著那副剛從寡居陰影中走出的身體，帶著一點風霜、卻沒有一絲鬆弛，倒有久未被渴望照亮的柔軟。

終於，他走近，手掌覆上她的腰。她的皮膚起了一層細小的顫慄，乳房輕抖了一下。

當他低頭親吻她的頸，她輕吸一口氣，手已穿過他軍衣的縫隙，摸索著他結實的胸膛。

當唇舌交纏的時候，她的手已向下滑，碰觸他逐漸硬挺的陽具。

好傢伙，跟他的身軀一樣雄壯威武。阿斯帕希亞的臉龐酡紅，媚眼如絲。

她輕握時，他發出一聲低哼，像是忍耐已久的野獸。

狄奧多魯斯輕輕抱起這溫潤潔白的溫香肉體，放在窄榻上。

船晃了一下，兩人一同傾倒。

他撥開她的雙腿，指尖自她膝彎一路滑至大腿內側，手指漸漸深入，裡面已泥濘不堪。

他俯身，用舌探入她下體，她身體一顫，手指緊扣著他肩。

他一邊舔吻，一邊聽她呼吸變亂，呻吟短促顫抖。那是壓抑許久的聲音，終於被允許釋放。

當他進入她時，她沒有逃避，反而主動迎合，雙腿盤住他的腰。

他動作緩慢，深入而沉穩，像在與她確認彼此的存在。

她睜著眼看他，眼裡不再是悲傷，而是一種幾乎陌生的、被填滿的平靜。

他低聲喚她的名，她抬頭吻他。

男人與女人的肉體在海上的搖晃中交媾著，像兩塊曾經斷裂的陶片，在破碎的歷史裡短暫地契合，彼此取暖，不為永恆，只為當下。

他一下一下地推入她體內，動作緩而深，耐心地探索這絕妙禁地。

每一下都帶著重量，彷彿他不是只在與她交合，而是在觸碰她體內一處被久藏、甚至她自己都忘記的柔軟核心。

這緊密的接觸是無與倫比的快樂和銷魂，在整個抽動的過程中，他可以細緻地體會兩人肉體相媾時產生的那種酥麻入心的感覺。

她開始顫抖。不是單純的快感，積壓多年的情緒也一同奔湧，寂寞、遺憾、身為女人卻被當作政治的工具，那些她無法說出口的委屈，都混合在這場性愛裡爆裂。

她抓緊他，指甲劃出一道紅痕。

只見阿斯帕希亞嬌靨火紅陣陣，一股欲仙欲浪的迷人春情浮上她那美麗動人的口角、眉梢，櫻唇微張微合，嬌啼婉轉。

一雙如藕玉臂不安難捺地扭動、輕顫，雪白可愛的玉手痙攣緊握，修長的雪白玉腿本能地時而微抬，時而輕舉，終於盤在狄奧多魯斯身上，在他兇狠粗暴的抽動頂入中美妙難言地蠕動着。

「狄奧…愛我…」阿斯帕希亞低聲呼喚著。

他低頭吻她的耳，聲音沙啞：「我在這裡。」

她的喘息急促而濕潤，身體猛地繃緊，整個人拱起，像浪尖掀起最後一層白沫，隨即崩潰。

男女合體交歡的肉慾高潮，讓她極樂之巔，真的是魂銷色授，欲仙欲死，在那一波又一波洶湧澎湃的肉慾狂濤中，領略了從未有過的極樂高潮，嘗到了男女交歡淫合、刻骨銘心的絕妙滋味。

她攀上高潮時沒有大聲哭喊，反而靜默得近乎神聖，只有淚水從眼角緩緩滑落。不是因悲傷，而是某種被重新感知的感激。

狄奧多魯斯也在最後迸發，一聲悶哼壓進她的身體裡。

兩人貼合時無分彼此，像兩塊潮濕而溫熱的岩石，終於在夜色裡拼上了對方遺失的一角。

高潮過後，世界寂靜了。

他仍埋在她體內，沒有立刻退開，只是用額頭貼著她的額頭，聽著兩人交錯的呼吸逐漸歸於平緩。

她沒有急著說話，只是伸手輕輕撫著他的背，像確認這份真實仍在，而不只是夢裡一場錯認的親密。

她的眼神從灼熱轉為柔和，臉頰還有餘潮，嘴角卻勾起一點幾近釋然的弧度。終於鬆開了一口氣，不是因為性滿足，而是終於允許自己，不再堅強。

「你會忘記這夜嗎？」她低聲問，不帶要求，只是輕問。

他看著她，沒有回答。只伸手，把她攬得更近，讓她的額頭靠在他胸前，像是在用身體承諾：不說話的記得，也是一種記得。

「吃飽了沒，還要再來嗎。」看著這無瑕的軟玉溫香，男人的雄偉又緩慢堅挺起來。

「嗯…」一聲嬌嗔，剛從肉慾交歡的快感巔峰退下的熱情一下又被點燃。

海浪繼續拍擊船身，遠處的燈火依舊搖晃。

而艙內，他們的餘溫未散。

§

亞齊娜把莫妮卡拉到船艙後面，把希波的心意告訴莫妮卡。

莫妮卡：

「我們奴隸一生苦命，怎敢攀上雅典英雄，只怕要辜負他了。」

亞齊娜：

「我看這希波蠻當真的，英雄又怎樣，德模克利特還不是被我收拾得服服貼貼。」

「我沒有這個福分，請妳就幫我推辭吧。不過，如果德謨克利特要我，我就會立馬答應。」

其實莫妮卡暗戀著德謨克利特，這希波克拉底還真看不上。

「去死吧，妳這芭卡奈(Bacchae)，門都沒有！」亞齊娜摟住莫妮卡，伸手探入莫妮卡的傲人乳房。

這裡有另一種春光。

後記：

1. 阿斯帕西亞(Aspasia of Miletus)後來嫁給 Lysicles 雅典民主派領袖，屬鷹派。
2. 德模克利特的老師留基伯也是米利都人